

村落地名

谈

清泉寨

称这些俘虏为“驱口”。明初张、陈二姓始祖移入时，是“军户”，即军人及其家属。明政府规定，防倭军官世袭，士兵也父子相传，就地落户。《宁海州志》中就载有百户军官陈繁、陈必扬一家；《福山县志》中也载有千户军官张升、张显一家，应是明初迁来的军户。

现清泉寨社区村民仍以张、陈姓居多，有居民1300多户、3200多人。早年以种粮为主，兼营果业和渔业。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工业、建筑业和商贸服务业。1989年，烟台市清泉联合企业总公司成立，辖建筑公司、纸箱厂等10余家企业。后发展成为山东清泉集团有限公司。

清泉寨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，2018年建立了“烟台清泉海洋（牧场）公园”，成为全国首个AAA级海洋（牧场）公园，牧场+运动+旅游，成就了清泉特色。海洋牧场所属的海域不仅是传统的优良渔场，更是北方地区最适合运动潜水、水下捕捞，开展帆船帆板运动、摩托艇等赛事的好地方。海洋牧场已成为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，其与休闲、互联网、旅游等产业的多元融合，也探索出更多的发展模式，形成海上旅游目的地，满足了游客对大海的所有向往。

用海水晾晒鲛鱼干是沿海渔民传承下来的手工技艺。清泉海洋牧场鲛鱼干，继承了老一辈人的腌制经验，为了便于储存，将捕捞上岸的新鲜鲛鱼从后背用刀切开放平，将内脏取出，去掉鱼刺上黏连的凝固血液，然后撒上盐腌制一天。在海边搭起架子，用海水清洗干净开始挂架晾晒，经过海风吹、阳光照，加快了鱼体水分的流失，这期间要每天至少用海水冲洗两次，一是让腌制鱼体上的盐分流失，二是能促进鱼肉更加鲜美，三是增加鱼肉表面的光泽度，经过多次海水冲洗的鲛鱼干鱼肉微微发红，这样经过五至六天的，就可以装袋储存，走到全国各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。“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”。清泉寨人依托靠海优势，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奔走走在小康路上。文/杨杰慈

一个桃

夏日炎炎，鲜桃纷纷上市，有鲜红的油桃、有软软的黄桃，还有扁扁的蟠桃。我对软软的黄桃十分钟爱，每年一定要买回许多，让家人尝尝鲜。禁不住地想起，看着母亲吃得很香甜的样子，也想起我给奶奶一个桃的情景。当年的事情依然历历在目……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正上小学。我们邻村生产队有一片桃园，桃园离村很近。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缺钱，村里舍得花钱买桃尝鲜的人却没有几家。我们这一群孩子，从桃花盛开的时候便注视着桃树的变化，盼着桃子快些长大、盼着桃子快些成熟。每当六七月份桃子飘香的时节，我们这一帮孩子放学回家把书包一甩，便不约而同地来到桃园边的茅草里窥视。一到星期天就更热闹啦，桃园边的草丛里便常常潜伏着十几个小伙伴，趁守园人不注意冲进园里，像猴子一样，就地一跳伸手一抓，抓下几个桃子，往怀里一揣就往外跑。有时我们兵分两路声东击西，一路人大喊大叫吸引守园人，一路人乘虚而入。被人发现后，跑得慢了就成了人家的“俘虏”，遭人教训一顿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守园人每到星期天就加紧巡逻。于是，苦得我们趴在草丛中一动不动，有时一趴就是几个小时，连饭也顾不上吃。偶尔得手了，顾不上擦洗桃子上面的绒毛，“噌噌”在衣服上一擦，三两口一个，不一会儿就一扫而光。几天过后一想起嘴里顿时觉得甜甜的……

有一回，母亲领我从大姨家回来，经过这片桃园，望着眼前满树鲜红的桃子，我的口水不停地往下

咽。守园的老爷爷认识母亲，便顺手给我摘了一个红红软软的桃子，我接过来，正要吃，母亲说：“甭急，拿回去让你奶奶先尝一口鲜。”奶奶七十多岁了，在我们兄弟几人中极为疼我。我只好咽了咽口水，用衣服小心地把桃包好，小心翼翼放进母亲的竹篮里。一路上，我还想着奶奶分给我的一半桃，咋样才能让桃在嘴里多甜一会儿。

我一路唱着歌谣，一路向家里跑去。刚一回到村里，我便把在村口乘凉的奶奶扶回家，忙取出那个软桃让奶奶先吃。奶奶高兴地接过桃在衣服上擦了两下，便咬了一口，边吃边说这桃真甜啊，并一再夸赞我是一个乖孩子。奶奶吃了一半，并没有分给我的意思，我真想冲上去抢过那半个桃，可一想到奶奶的夸赞，就有点不好意思去抢。强咽下口水，眼看着奶奶把最后一口桃也吃进嘴里，只吐出一个桃核时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委屈得“哇”地一声哭着扑进母亲的怀抱。当奶奶知道桃的经过后，十分后悔和内疚，一个劲地埋怨自己贪吃委屈了孩子。

奶奶1985年去世时，我参军服役在外，未能回家见上一面。后来听母亲讲，奶奶临终时还念念不忘我给她那

个桃的事情，直喊我的名字。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，总感到心头热乎乎的，人世间有许多真情用语言往往难以说清，但要忘掉它又很难，很难，这样的回忆和思念之情在我的生命中延续到很远很远……

奶奶早已离我而去，母亲也在去年到天堂陪奶奶去了，留在我心头的只有这份难以忘怀的记忆。如果奶奶、母亲现在还活着该有多好啊！

白卫民



母亲的幸福

连续两个晚上打电话回家，母亲都说，我正在剥花生呢。听说过几日，家乡一个好友要到我所在的城市看病，母亲就寻思着给我带什么东西。母亲在电话那头说，花生剥好了，你平时工作忙，想吃时就不用再剥了，且剥好皮的花生体积小一些，可以多带一点给你。

想到母亲那双裂如沟壑、指关节异常粗大的手，我的心就像被揪了般的疼，不想母亲再为我劳碌什么了。就说，啥也不用带，我春节回家带的花生足够吃半年的了。

母亲说，剥好的花生还有一部分是用来播种的，今年我要多种点花生，打花生油带给你，以后你就不要在外面买油了，外面的油不纯正。面对母亲浓浓的爱意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

母亲总是这样。每次有人到我所在的城市来，母亲总会打电话问我，想要什么东西，让人给我带来。起初，我总说，城里什么都有，不用麻烦人家带了，你也不用操心我了。每当这时，母亲总是轻轻地叹气，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，我什么都不能给你，话语里满是失落。

一次回家探亲，临归队的前几天，母亲就问我，这次你想带点什么回去呢？我说，就带点黄豆、花生、玉米面什么的吧，尤其是玉米面，城里超市买的怎么也喝不出老

家的香味儿。母亲一听就高兴了，乐呵呵地给我准备东西。院子里，母亲半蹲着，用手一一梳理着要给我带回去的东西。

太阳的光芒，碎金一样地洒在母亲疏于梳理的零乱的头发上。估计这时候母亲的心中，漾满了甜蜜。她一定在想，这一包黄豆、花生是给孙子孙女每天早上打豆浆喝的呢，这一包玉米面是给儿子儿媳爱喝的玉米糊糊呢。大包小包，直到后备箱满满当当一点也放不下为止。

此后，只要家乡有人到我所在的城市来，母亲就让人给我带黄豆、花生和玉米面。有时，我们家的玉米还没熟，就村上村下地跑，找人要来一袋最新的玉米，连夜搓下玉米粒，第二天一大早就去镇上那个唯一的磨坊。母亲总是惭愧地说，我儿子一家最喜欢喝玉米糊糊，可我家的玉米还没熟好，找你家先借一些。从此，村里的伯母阿姨都知道我爱喝玉米糊糊。街坊四邻每次到我所在的城市上学、打工或游玩，也都会打电话问母亲，要不要捎带东西。得知这样的消息后，母亲高兴地放下电话，马上脚步轻快地去给我准备东西去了。

母亲因此而幸福。别人给我带东西来的那天晚上，母亲的电话总是随后而至。迫不及待地问我，

这次的玉米面好喝吗？今年你爸专门种了点小粒花生，这种花生可香啦，你们吃了吧？我说，好喝，真香。有时是真话，有时是谎话。那些东西是母亲一次次筛选出来的，能不好吃吗？谎话是因为我还没来得及吃。听到母亲在电话那头很开心地笑了，虽然相隔千里，但我还是能够想到电话那头母亲一脸幸福的样子。

想来，要让母亲高兴，不但要记得买些东西给她，更要时不时地向她“索要”。告诉她，你就是喜欢吃她剥的花生，你就是喜欢穿她纳的布鞋。虽然我们早已成人成家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在外打拼的我们更是早就习惯了独立与刚强，再也羞于回到母亲的怀抱。其实，你不妨时不时地告诉你的母亲，还是她一针一线纳的布鞋穿着舒服，还是咱老家自己种出来的玉米面喝起来香啊。母亲会因此而快乐而幸福而健康。同时，也让母亲知道，不管自己的孩子走得多远，在什么岗位干什么工作，都还是需要她这个当母亲的，她必须好好活着，为她的儿女多做一件事，让儿女安心工作。

我们要学会让母亲知道，儿女再大，走得再远，也永远走不出母亲那深深的眼窝。

岳立新